



# 我和电话六十年

□ 韦天相 口述 采笑语 整理

- ◇一部电话
- ◇几度变迁
- ◇一种象征
- ◇几许遗憾

## 付不起的话费

这一通长途电话就花了几个月的工资，那年头真是有电话也打不起。

听我外孙女说，从贝尔发明电话到现在已经快140年了，我今年整整90岁，在这个岁数说说这些年来电话的变化，我还是有发言权的。

解放前我就用过电话。那时候的电话都挂在墙上，没有拨号码的按键，有个用来摇的把手。打电话前，得先将把手猛摇一阵，然后拿下听筒接通电话局，直接说要多少号码，或者要什么地方，就能通话，方便极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辗转在辽宁丹东的五龙背、岫岩等地当教员。那时国家一穷二白，所有建设都是从头开始，连设有电话的单位都不多，打电话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。直到1979年，我才与电话再次“亲密接触”。

那时“文革”刚结束，岫岩高中复课，我在学校总务处上班。学校公家花钱置办一部电话，决定设在与外界打交道比较多的总务处，我负责电话接打。电话一拿来，我就傻了眼，这种电话没见过！没有摇把子，拿起话筒里面是“嘟”的声音，不像以前可以直接说话要地方，只有个带着号码的转盘当正正地安在电话上。校长、书记，还有不少老师都来瞧新鲜，大家围着电话看来看去，谁也不会用。幸好学校新来的团委书记是个小年轻，他说在政府见过别人怎么用，手把手地把我教会了。这电话要直接拨号码，拿起听筒听见一声“嘟——”的长音，这说明电话工作正常；拨了号码之后是急促的“嘟嘟嘟”，就是对方占线，要是有节奏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，说明电话正在接通。

学校有了电话是好事，教师们有事都可以到总务处打电话，不过只能打市内，不允许打长途，大家都很自觉，每个月全校的电话费大概30元左右。有一个月，学校的电话费突然涨到了120多元，管总务的副校长亲自到电话局去查询，才发现当月有一通打到沈阳的长途电话，只这一通电话费用就有93元！当时，大多数教员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元，最低的才27元。这一通长途电话就花了几个月的工资，那年头真是有电话也打不起。



## 有事“CALL”我

不少人都将BP机别在腰上，互相告别的时候不说“再见”，说“CALL我”。

没过几年，很多家庭就有能力安电话了。我1986年退休后，到深圳的大儿子家住了一段，亲眼目睹了深圳的改革开放大潮。别的不说，就只说打电话。那时候，深圳许多家庭都安装了电话。电话的样子变了，每个数字都是一个按键，安装费用也实在是高，一部电话要6000元。你想，安电话光有钱不行，自己必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还需要排长队，找关系才行。

除了电话，那时更多的人都在使用传呼机，就是BP机。每个BP机都有一个号码，要联络就打电话到寻呼台呼叫号码，BP机就会“嘟嘟”响，声音好像蛐蛐叫。被呼叫的人再根据BP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回去。深圳的年轻人很时髦，不少人都将BP机别在腰上，互相告别的时候不说“再见”，说“CALL我”。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“CALL”就是英语“打电话”的意思。

在饭店里，我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

场景：一声蛐蛐叫，一桌子人同时回身看腰，那场面，想起来就发笑。

不过，我大儿子在这方面还要先行一步，他买了一部“大哥大”！“大哥大”是我最早见过的移动电话。砖头大小，拿在手里死沉，信号也不大好，但神奇的是能随时随地打电话。那是1987年，一部“大哥大”要3万多港币！

这么多钱，哪个出得起？大儿子之所以能买，是因为他是合资公司的中方总经理，出于工作需要，公司董事会开会决定给他配的。当时“珠三角”交通不发达，从深圳到广州都要经过两次轮渡。有了“大哥大”，做起生意自然便捷。他走到哪里，手都紧紧攥着，看起来神气得很。谈生意的时候，把“大哥大”往桌上一立，那就是企业实力的象征，连买卖都好做了。后来听说他有次遇到意外，手里的“大哥大”立即变成防身武器，又沉又结实，帮了不少忙，呵呵……我不是个爱虚荣的人，但也忍不住拿着“大哥大”专门照了张相片留念，那感觉，就跟著名景点合影一样！

## 遗憾的方便

电话让我的生活方便了，也给我带来一些遗憾。自从电

话普及，书信就越来越少了。

1993年，在美国留学的二儿子夫妇邀请我们老两口去美国瞧瞧。去了一看，嘿！他家里就有电话，我老伴直到这时候才系统地学了打电话。虽然美国的家里有电话，儿子儿媳妇却不用。他们一下班就把电脑打开，说是能在电脑上联系到同学，还能和朋友聊天，我是看也看不明白，你说怪不怪？不过家里的电话随便用，就足够我和老伴儿乐呵的了，常常跟同一社区的华人朋友联络。那时候就想，要是国内家里也安上电话，那就多好！

等我1994年回到国内，发现我女儿沈阳的家里已经安上电话了，一部电话安装费要3000元，同样要托关系找门路。有电话是好事，但我高兴了几天就蔫儿了。兴冲冲地记下了电话号码，却不知道该告诉谁，身边有电话的家庭实在太少，打给谁呢？要联络，还得写信。不过这一年，我的老家岫岩也有了变化。有次回乡，看到工作过的学校每个教研室都有一个电话分机了，比起多年前全校只有一部电话可进步多了。

我自己的家里有电话是2004年。我和老伴儿卖掉了老家的房子，在沈阳定居，入住新房时安了电话。让我惊讶的是，逢年过节，我都能接到来自老家堂侄、堂孙的电话问候。要知道，我的出生地是岫岩县大营子乡万兴号北堡，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山沟。连偏僻山沟的农们都安上电话了，你说社会变化快不快？

前几年，我外孙女还给我配了一部手机，按键特别大，声音特别响，专门给老年人用的。一开始我挺高兴，把手机号码告诉亲朋好友，别人给我寄快递也留手机号。但后来我就不喜欢了。年轻人玩手机，各种花样，能上网能看电视，听说还有种智能手机，可以直接对着它说话要号码，而我就只会打电话，用着还没座机舒服。不过，我已经弄明白怎么用电脑联系朋友了。去年我重孙女在深圳出生，儿子女儿就帮忙通过电脑视频让我看到孩子的模样，真是好！

现在打电话，我和老伴儿都不打怵。自己会打电话，家家有电话，费用也不高。我们闲着时就和亲戚朋友联系。前些日子，社区医院还来我家安装了老年人急救呼救器，我这边一按按钮，那边社区医院马上就能派人派车，线路也是通过电话线走的。现在的生活在真是太方便了！

但有了电话也给我带来一些遗憾。大上个月整理多年来家中往来书信，发现自从电话普及，书信就越来越少了。以前能留在纸上保存下来的，如今在电话里说说就过去了，我是记不住也留不下。要是电话也有储存功能就好了。恰好在美国的二儿子来电话，我把这个感受说了，他马上表态，“以后我还是给您写信”。我当时挺高兴，但前几天接到信，可把我气坏了！那算是什么信？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！看不到熟悉的字迹，就感受不到他的真情实感，这样的信还不如不写。

有时想想，也许这就是社会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！

## 光影

# 晨练

## 舞彩带



9米长的彩绸，想要舞动自如，可不容易，没有真功夫，三两下就能把自己给缠成彩色粽子。年轻人未必能玩转，老人们却舞得翩若惊鸿、矫若游龙，且舞且欢乐。  
翟天雪摄

## 轻飞旋



舞者踩着悠扬悦耳的乐曲翩翩起舞，似乎一切烦恼和不快都在飞旋的舞步中消失。周围的人们也受到了感染，跟着节奏动起来。  
羽佳摄

## 抖空竹



清晨，河北保定市军校广场，踢毽、抖空竹、打太极拳、跳绳、放风筝等运动项目应有尽有。丰富的文化生活，吸引众人参与。  
李景录摄

## 深呼吸



清晨的山东滕州荆河岸边，悠扬的瑜伽乐声伴着晨起的鸟叫，微风吹拂着水面，深呼吸，柔柔地舒展着自己的身体，城市的喧嚣似乎一下子远去了，让心灵瞬间安静下来。  
宋海存摄

# 随墨起舞

□ 倪进祥 口述 甄珍 整理

进入书法的门槛不过是“三个一”——一杯水、一张报纸、一支毛笔，这些唾手可得的道具，可以打破书法的神秘感，轻而易举地经营出属于每个人的写字空间。

30多年前一个漆黑的夏夜，两个光腚孩子钻进安徽无为县一片遗弃多年的旧坟地，将一块断碑装上独轮车，吱吱嘎嘎推进小村最破烂的一个院落里。卸石碑的时候，年纪更小的那个光腚孩子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划破了寂静夜空。母亲跑出来一看，小儿子右手无名指被砸在碑下，满手鲜血淋漓。这个光腚孩子就是我，这个举动也给我留下了终身残疾。

我偷来这块不知何年代的石碑，只是想用指头蘸水在上面练字。

我把碑上的字练得滚瓜烂熟之后，又跑到村里一个当过私塾先生的老头那里，帮他劈柴担水。没别的要求，只求老人写字的时候能在一边研磨抻纸。这个村里最有文化的老先生一高兴，就把《全唐诗》、《三字经》等线装古书借给我看。我天天将古书掖在裤腰里，喂猪打柴间

给我一口饭吃，剩饭都成。

尽管我省吃俭用，但练习书画总要用宣纸。每天，我都是最后离开教室帮着倒垃圾的好学生。我是想把同学们练习完字扔掉的废纸，捡回来在空隙处练字，或者学着公园里练字的老人，用水在水泥地上练字。

后来一个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，送我一刀宣纸，说买错了纸没法用，硬塞给了我。有的老师把自己的借书证借给我，这样就可以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了。

1990年秋天，母亲病危，家里债台高筑，我只得返乡打工救母。村里人给我指了一条道：“你去部队吧，政府还能发优抚金给你母亲治病。”

1990年10月我报名参军。因为小时候抬石碑被砸坏了右手无名指，我很担心体检不合格。体检时我从怀里掏出毛笔，用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捏起毛笔，蘸了水龙飞凤舞在桌子上写了一首诗，对医生说：“我这样不得事吧？”接兵的军官一看那字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来我们部队吧，我们需要你。”

我到了黑龙江佳木斯某部高炮旅，因为书画特长当了图书管理员。见我的津贴不够买宣纸毛笔，宣传科长王法祥说：“你以后买纸砚笔墨就开个发票给我。”我就主动帮食堂洗菜刷碗，条件就是能

一买就是好几年。

后来，我因为书法成绩成了“全国军地两用人才先进个人”，得到了很多荣誉。等王法祥转业时，我帮他收拾行李，拉开他办公桌的抽屉，顿时泪流满面：签着“报销人倪进祥”名字的买纸笔的发票，都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。原来，这几年花费的几千元，全是王法祥自己掏腰包给“报销”的。

几十年来，我不断尝试将40%的章草与40%今草技法，加上自己20%的创意，将章草的高古浑穆融入今草的飘逸灵动，创作出自然、简约、空灵的有自己风格的新草书。

生活上无论多苦，只要沉浸在书法世界里我就是快乐的。近几年来，我也不忘将自己多年总结的“快乐书法”理念推销给别人。

今天的书法之于大众来说，似乎有些遥远。然而，在我看，进入书法的门槛不过是“三个一”——一杯水、一张报纸、一支毛笔，这些唾手可得的道具，可以打破书法的神秘感，轻而易举地经营出属于每个人的写字空间。

“快乐书法”还源自于单纯的动机，把手中的笔当剑、当扇，按着内心的节拍舞动起来，抒抒胸中块垒，留下生活的侧影。